

#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（之七）

——試論彌勒信仰與菩薩思想發展的幾個面相

悲廣文教基金會董事 郭忠生

## 【本文目次】

### 肆、釋尊的前生、今世、「來世」與彌勒

#### § 4.7.7. 「彌勒下生」——從「法的成就者」看釋迦菩薩與彌勒菩薩

##### § 4.7.7.1. 彌勒菩薩在兜率天的「觀察」

##### § 4.7.7.2.1. 《彌蘭王問經》的「菩薩法性法門」

##### § 4.7.7.2.2. 法門

##### § 4.7.7.2.3. 法性

##### § 4.7.7.2.4. 「諸佛常法」與「菩薩常法」

##### § 4.7.7.3.1. 南傳佛典的「三十波羅蜜」

##### § 4.7.7.3.2. 《大乘本生心地觀經》的「三種十波羅蜜」

##### § 4.7.7.3.3. 為莊嚴心而施：布施與解脫

##### § 4.7.7.3.4. 《大智度論》的「上中下三種施」

#### § 4.7.7. 「彌勒下生」——從「法的成就者」看釋迦菩薩與彌勒菩薩

前二小節所說的，釋尊透過大迦葉，而把具有豐富意涵的袈裟，傳給彌勒佛，雖然被有的人看作是「以衣傳法」，但畢竟這是釋尊與彌勒佛二人的關係。至於在「祖師相承」的架構底下，釋尊給彌勒菩薩「灌頂」，代表法的囑咐，重點其實在於護法，而且這也只限於釋尊與彌勒菩薩二人的關係。

從宏觀的角度來看，釋尊與彌勒的關係，可以用四種類型來觀察（本文 § 1.3.），而漢譯「彌勒下生」，主要在說釋尊與彌勒佛的關係。這樣的關係，可以在多佛相續的架構裏來觀察，也可以擴充為三世諸佛的關係來理解。

聲聞佛法不承認有現在十方佛，不可能有同時的二位佛陀存在，所謂的諸佛關係，只能從三世諸佛前後相續來理解。《大毘婆沙論》引《施設論》說：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悉平等」，而平等，是指三事：修行平等、利益平等、法身平等。修行平等，就是諸佛在菩薩行的階段，都是「於三無數劫，修六波羅蜜多得圓滿故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」（大正 27，頁 85 上；本文 § 1.1.），此一概念，也可拿來觀察「彌勒怎樣成佛」的問題，而這從廣義與狹義的角度來理解。

就廣義來說，就是彌勒從發心修學，行六波羅蜜，乃至成熟眾生、嚴淨國土，這一些，本文前面已有大體討論（參看《正觀》雜

誌，23 期，頁 108—頁 124)。至於狹義的觀點，就是指彌勒下生成佛。

《賢愚經》的「彌勒下生」，相當簡短（大正 4，頁 435 下 12—頁 436 上 6），以下將參考《增一阿含經》的「彌勒下生」（大正 2，頁 787 下—頁 789 下；本文§ 3.3.1.），說明：

- 一、彌勒菩薩與釋迦菩薩的最後身（最後生），也就是「法的成就者」；
  - 二、彌勒佛與釋尊作為「法的開示者」，在教法上的關連性。
- 本節先說第一點。

#### § 4.7.7.1. 彌勒菩薩在兜率天的「觀察」

現代所看到的南傳《本生譚》前面部分，有一篇幅不短的〈因緣論〉(Nidānakathā)，敘述釋迦菩薩發心求證佛果，到釋尊接受祇園精舍的事緣，含蓋的時間相當長。這又可細分為三個階段：

〈極遠因緣〉(Dūrenidāna)，說明從燃燈佛開始的過去 24 佛，先後為釋迦菩薩授記，並列舉十波羅蜜為成佛的資糧，以及進一步說到三類波羅蜜（所以共有三十波羅蜜），列舉釋迦菩薩成就十波羅蜜的本生事緣，到釋迦菩薩上生兜率天。

其次是〈遠因緣〉(Avidūrenidāna)，從釋迦菩薩自兜率天下降誕生，到菩提樹下成佛。

第三是〈近因緣〉(Santikenidāna)，從釋尊成佛，到成立祇園精舍。

釋迦菩薩初發心，一直到菩提樹下成正覺，都是「法的成就者」的過程，不可或缺的部分，也就是說，在「法的成就者」的角度來看，包括了〈極遠因緣〉與〈遠因緣〉兩部分。不過，〈極遠因緣〉說的是菩薩大行，重在菩薩道；〈遠因緣〉的主要情節是「釋迦（菩薩）下生」。

《增一阿含經》的「彌勒下生」說，彌勒菩薩在下生之前，在兜率天：

「觀察父母不老、不少，便降神下；應從右脅生，如我今日右脅生無異，彌勒菩薩亦復如是」。

這一段經文，可以分成二部分：

- 一、彌勒菩薩在兜率天的「觀察」；
- 二、彌勒菩薩從兜率天下降，入母胎，乃至出生的過程。

大體上，彌勒菩薩從兜率天下降與出生，可說是釋迦菩薩的「翻版」。釋尊這種入胎、出生的方式，在宗教上有其特殊的意義（參看 Hara[1980]）；從《長阿含經》第1《大本經》的傳說，毘婆尸佛的出生，也是如此，事實上，這樣的入胎與出生，被稱做是「諸佛常法」（大正1，頁3下—頁4下；《漢譯南傳》，6冊，頁282—頁286），

那麼，彌勒佛也應該是如此。

但在《大本經》等經典裏，並沒有菩薩在兜率天「觀察」的情節，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。

據說：釋迦菩薩降生之前，在兜率天作了一些觀察（vilokana），（根有律）《破僧事》（T 1450）的說法是：

「菩薩若在睹史多天，常有五法，觀察世間。何謂五法？

一者、觀察生處。

二者、觀察國土。

三者、觀察時節。

四者、觀察種族。

五者、觀察所生父母」（大正 24，頁 106 中）。

並且進一步解說，為什麼要作這些觀察。在許多佛傳，都說到這一些觀察，只不過，內容不完全一樣（參郭忠生[2000]，48，註 13 所引之資料）。

《破僧事》雖然說「菩薩若在睹史多天，常有五法，觀察世間」，多少帶有「菩薩常法」的意味。但從佛典相當不一致的說法看來，這樣的「菩薩常法」，似乎很難成其為「常法」。

在漢譯《增一阿含經》的「彌勒下生」，彌勒菩薩於兜率天只「觀察父母不老、不少」，顯然與釋迦菩薩的降生前的「觀察」，差別很

大；而大眾部支派說出世部的佛傳梵本《大事》(Mahāvastu)也說到，釋迦菩薩的四種觀察：時節(kāla)、方處(dvīpa)、國土(deśa)、種族(kula)(參Lamotte[1944]，268，note 3所引)，可見即使在同一部派裏，也無意把釋迦菩薩的「觀察」，完全適用在彌勒菩薩身上。

為什麼會發展出「菩薩若在睹史多天，常有五法，觀察世間」的說法？

《破僧事》關於五種觀察的理由，比較繁雜，此處引《大毘婆沙論》的「四種觀察」來說明：

「菩薩住睹史多宮，彼壽量盡將下生時，先觀四事：一、觀時分；二、處所；三、觀種姓；四、觀依器。

1. 觀時分者，觀諸世間，於何時中佛應出世，即知從人壽八萬歲，乃至百歲時，佛應出世，今正是時。
2. 觀處所者，謂觀世間，於何方處佛應出世，即知於瞻部洲中印度，佛應出世，非邊地(pratyantajanapada)、達絮(Dasyus)、蔑戾車(mlecchas)中。
3. 觀種姓者，謂觀世間，何種姓中佛應出，即知或剎帝利或婆羅門種姓中，佛應出世，隨彼時強勝者，即生其中。
4. 觀依器者，謂觀世間，何等女人，父母種姓並皆清淨，胎藏寬博，無諸過失，能持菩薩那羅延力所合成身，經十月日，即知瞻部洲中，有是女人，名字某甲，堪為依器」(大正27，頁

893 中)。

從內容來看，這是要說明，釋迦菩薩在適當的時機，出生在適當的地方、種族，乃至適當的父母。換句話說，這是釋迦菩薩出生的正當化事緣。

同樣的思考，漢譯《施設論》所說的就更複雜：

- 「何因菩薩不於下族中生？」；
- 「何因菩薩不於貧族中生？」；
- 「何因菩薩不生極邊國土，及多賊難鄙惡之方？」；
- 「何因菩薩不於劫初時生，彼時人壽，始八萬歲？」；
- 「何因菩薩不於人壽最後十歲時生？」；
- 「何因菩薩不生西瞿陀尼洲？」；
- 「何因菩薩不生東勝身洲？」；
- 「何因菩薩不生北俱盧洲？」；
- 「何因菩薩不生欲界諸天？」；
- 「何因菩薩不生色界諸天？」(大正 26，頁 519 下—頁 520 中)。

《施設論》這種表達的方式，是以「負面表列」的排除法，說明釋迦菩薩不在哪一些地方、時節、種姓出生的理由；反面的說，這間接說明了，釋迦菩薩出生的時間、地點，都是有道理的。

在表現的方式上，《施設論》並沒有透過釋迦菩薩的「觀察」，而是直接的論述；情理上，如果這些事項，確實有道理，甚至是非這樣不可，怎麼還須要觀察呢？

南傳《彌蘭王問經》說到，菩薩的「法性法門」(dhammatādhammapariyāya)，就很清楚的顯示這樣的疑問：

「依世尊於『法性法門』如是說：『諸菩薩之父母預先決定(niyata)，菩提樹亦決定，上首弟子亦決定，子亦決定，侍者亦決定。』」。

然，又卿等言：『在兜率天群中時，菩薩作八大觀察(aṭṭha mahāvīlokanāni viloketi)：觀察時(kāla)，觀察洲(dvīpa)，觀察地方(deśa)，觀察家(kula)，觀察母(mātā)，觀察壽(āyu)，觀察月(māsa)，觀察踰城(nekkhamma)』。

尊者那先！智不遍熟之時不覺，智之遍熟時，瞬時亦不要等待，遍熟之意乃無過誤。何故，菩薩言：『我生於如何之時』而觀察時耶？智之不遍熟時不覺，智之遍熟時，瞬時亦不要等待。何故，菩薩觀察『我生於如何之家』耶？尊者那先！若菩薩之父母預先決定，然，『觀察家』之言是耶。若作觀察家者，然，『菩薩之父母預先決定』之言是耶？』(Horner[1963], 277—279;《漢譯南傳》64冊，頁2—頁3)。



彌蘭王所提出的質疑，那先比丘的回答很簡略，舉了八個例子，來說明對於還沒有到來的事（anāgata，未來事），應該要先作觀察，例如：商人應該先檢驗他要銷售的貨物等等。Horner 認為，那先比丘的論證解說，出奇的不足（Horner[1963]，279，note 8），此處可以試作推論。

南傳佛典裏，所謂釋迦菩薩的父母、菩提樹、上首弟子、侍者，已經事先決定、很可能是指《佛種姓經》所傳，然燈佛授記的內容（《漢譯南傳》44冊，頁176—頁177：Horner[1975a]，15—16，但沒有說到釋迦菩薩的兒子）；至於北傳佛典的然燈佛授記，就比較多樣化。經典既有這樣的傳說，佛言不虛，自然就是事先已經決定。

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，像《佛種姓經》那樣，現在佛預記某位未來佛會有哪些親屬、弟子等等，只是說出未來這些人的名字，但沒有確指什麼人，將來就是這些內外眷屬（人別認同的問題）。至於決定的因素，還是要看這些人，與釋迦菩薩有怎樣的因緣。

說一切有部《大毘婆沙論》說：釋尊（「現在釋迦牟尼佛」）是在「古釋迦牟尼佛」座下，以陶師的身份，發心學道，而「古釋迦牟尼」的身份、親屬等人物相關名稱是：

「過去久遠，人壽百歲時，有佛名釋迦牟尼，出現於世，生剎帝利釋迦種中，母名摩訶摩耶，父名淨飯，子名羅怛羅，城名劫比羅筏窣堵，多諸釋種，侍者弟子名阿難陀，第一雙弟子名

舍利子、大目犍連」。

這與「現在釋迦牟尼佛」，完全一樣；陶師所發的願是：「願我未來，當得作佛，名號、眷屬、時、處、弟子，如今世尊，等無有異」（大正 27，頁 981 中—頁 892 上）；大眾部所傳的《大事》（見 Jones[1949]，48），傳為法藏部的《佛本行集經》，也都有類似的傳說（大正 3，頁 669 下）。

這些不同部派的傳說，如出一轍：釋迦菩薩的種種身份認同，早就決定了。而決定這些事項，有的是當時的佛陀主動說出來，有的則是釋迦菩薩當時的「本願」。但到底是哪一些人，會成為釋尊成佛時的母親摩訶摩耶、父親淨飯王、兒子羅怛羅、侍者弟子阿難（陀）、上首弟子舍利子、大目犍連等等（也就是釋尊的內親法眷；參看《大智度論》的解說，大正 25，頁 303 上—中），並不明瞭。按照推論，可以確定的是，「古釋迦牟尼」的弟子阿難（陀）、舍利子、大目犍連，都已證得阿羅漢果，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」，也就是說，名字已經決定，但到底是何人，另有因緣。

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樂事》（大正 24，頁 73 上—中），在傳述與《大毘婆沙論》相同的傳說時，加入陶師兒子的角色，一起供侍「古釋迦牟尼」，並且指明，當時陶師兒子，就是現在的阿難。在此一傳說裏，阿難此一角色，早已確定。至於其他的人物，之所以會在釋尊成佛時，成為釋尊的親屬、弟子，就是本於釋迦菩薩本生

